

暴力冲突与气象灾害的双重打击，令全球流离失所者人数再创新高——

终结流浪，路在何方

梁凡

国际移民组织日前表示，全球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在2024年创下新高。持续的冲突和暴力活动，以及严重的自然灾害，是造成这一局面的两大重要原因。与此同时，由于部分国家突然缩减对外援助资金规模，国际人道援助或将面临更大压力。

暴力冲突摧毁家园

5月13日，国际移民组织援境流离失所情况监测中心当日发布的《2025年全球境内流离失所报告》表示，截至2024年年底，全球境内流离失所者达8340万人，创历史新高。

报告显示，持续的冲突和暴力活动仍是导致人员流离失所的主要原因。截至2024年年底，因冲突和暴力活动导致流离失所的人数6年来增长了8%，达到7350万人。

从2023年4月至今，苏丹冲突已经持续了两年多，造成约2.97万人丧生。根据国际移民组织最新数据，苏丹武装冲突造成近1300万人流离失所，加上冲突前已有约270万流离失所者，苏丹流离失所者总数已超过1500万人，占总人口的30%，其中超过一半是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国际移民组织称，这是当前全球规模最大的流离失所危机。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曾就苏丹局势发布报告称，苏丹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人道主义危机”，“不管是根据流离失所者

数量、面临饥荒的人口数量，还是根据人道主义需求来衡量，这都是近年来全球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之一”。

除了苏丹之外，非洲地区还有多个国家也因政治局势动荡、武装冲突不断、极端主义与恐怖组织滋生壮大，发生了严重人道主义危机。刚果（金）的武装暴力冲突自2025年初急剧升级，导致大规模人口流离失所。今年已有近15万人逃离刚果（金）。截至2024年底，刚果（金）境内流离失所人数已达创纪录的780万人。在乍得湖地区，非国家武装团体持续发动袭击，造成更多人流离失所，记录显示共有22.1万名境内流离失所者。在布基纳法索，超过200万人流离失所。

此外，根据联合国机构的报告，目前加沙地带几乎所有人口都处于流离失所状态。

“气候移民”形势严峻

除了暴力冲突导致的流离失所，自然灾害也是迫使人们背井离乡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据国际移民组织援引的报告，2024年灾害造成的流离失所人数约为过去10年平均值的两倍，达到4580万人。虽然其中大部分人在当年得以返回家园，但截至2024年年底，仍有约980万人因灾害而流离失所。

气候移民问题是2024年11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COP29）关注的焦点之一。国际移民组织将气候移民定义为由于气候变化影响造成的环境突变或逐步变化，个人或群体不得

不选择暂时或永久离开其惯常居住地，在一国境内或跨越国际边界的迁移行为。

联合国难民署在大会期间发布的首份气候报告《无处可逃：在气候、冲突和流离失所的前线》称，在过去10年里，极端天气事件已造成2.2亿人流离失所，平均每天约6万人，这一数字是10年前的两倍。此外，全球1.2亿被迫流离失所者中，约9000万人目前生活在受气候变化影响严重的国家，其中有一半生活在同时受冲突和严重灾害影响的地方。

联合国难民署总结说：“气候造成流离失所的人数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世界气象组织5月12日发布的《2024年非洲气候状况》报告说，2024年是非洲最热或第二热的年份（取决于不同的数据集），平均地表温度比1991年至2020年的长期均值高出约0.86摄氏度。过去十年，非洲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十年。极端天气和气候变化的影响正在全方位冲击非洲社会经济发展，加剧饥饿、不安全和流离失所情形的发生。

资金遭遇“残酷削减”

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艾米·波普日前表示：“如果不采取大胆且协调一致的行动，境内流离失所者的数字将继续迅速增长。”

然而，残酷的现实是，当前全球用于人道主义援助的资金持续处于紧张状态。

联合国难民署及合作伙伴当地时间5月6日发出紧急呼吁，希望筹集7.81亿美元，在

2025年为超过100万刚果（金）难民以及7个邻国的当地社区，提供关键的人道主义援助。呼吁警告称，如果没有新增资金支持，救援组织将面临削减食品配给、关闭医疗服务等艰难抉择。

联合国难民署东非和非洲之角及大湖区区域局局长马马杜·迪安·巴尔德4月曾表示，“联合国难民署2025年用于苏丹人道主义援助所需资金目前仅收到18%。本机构当面临严重的资金短缺。”

巴尔德说，难民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迫切需要更多支持，但“这一严峻局面却因国际援助的大幅削减而愈演愈烈”。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所有对外援助暂停90天。1月24日，特朗普政府下令立即暂停美国国务院现有绝大多数对外援助项目。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2月表示，美国大幅削减对外援助将对世界最弱势群体造成严重后果。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3月表示，由于缺少美国的资金支持，预计“大幅减少”工作人员。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在4月公开的一封信中说，由于资金遭遇“残酷削减”，尤其是美国政府大幅叫停对外援助，这一机构将裁员20%，即500多名工作人员。

据法新社报道，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在给工作人员的一封信中写道，这一机构“面临有史以来最艰难的处境”。



三支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成员信息文件公开展示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当地时间5月14日公开展示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1644部队、8604部队和8609部队的留守名簿。

图为当地时间5月14日，在日本东京，日本细菌战研究专家、滋贺医科大学名誉教授西山胜夫召开说明会。

新华社记者 贾浩成 摄

穆希卡：“最穷总统”传奇一生

毕振山

“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它就像生命中的盐一样。”

当地时间5月13日，被称为世界“最穷总统”的乌拉圭前总统穆希卡离世，留下了他那广为人知的传奇经历和人生感悟。

穆希卡在2023年4月透露自己患有食道癌。今年1月，他在接受乌拉圭媒体采访时表示癌症已扩散到肝脏。当时他说，希望能够安静度过最后的时光，“我正在死去，作为一个战士，我应该有权利获得休息”。

1935年5月20日，穆希卡出生于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附近的一个小镇。他家境贫穷，8岁丧父，很早便辍学了。年轻时他当过自行车运动员，到了20世纪60年代，受古巴革命影响，穆希卡参与创建了一支左翼游击队，后来他多次被捕入狱，在监狱中总共度过了14年时光。

1984年乌拉圭军政府还政于民后，穆希卡获得自由并积极参与政治。1989年，他创立了人民参与运动党，此后当选过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议员。2004年，左翼政党联盟广泛阵线推举的候选人巴斯克斯赢得总统选举，次年巴斯克斯上任，成为该国史上首个左翼总统。作为广泛阵线重要领导人之一，穆希卡在巴斯克斯政府中担任农牧渔业部长。

乌拉圭总统任期5年，不能连任，所以在2009年，穆希卡代表广泛阵线参加总统选举，并在第二轮投票中以52.4%的得票率击败对手拉卡列，成为乌拉圭第二位左翼总统，当时他已经74岁。穆希卡上任后，继续推行左翼政府减轻贫困、提高民众福利的政策。在他的5年任期中，乌拉圭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5%，贫困人口大幅减少。也正是在他任内，乌拉圭成为南美首个堕胎合法化的国家。

在推动国家发展的同时，穆希卡本人却过着简朴甚至清贫的生活。他不住总统官邸，而是住在他妻子所有的首都郊外一座农场里，卧室仅仅是一间板房。2010年官方公布他的财产约1800美元，主要是一辆1987年生产的天蓝色大众甲壳虫汽车。除此之外，他还把自己总统薪水的大约90%捐献给国家社会福利项目，自己只保留一部分生活费。

正是由于穆希卡的任期表现，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曾评选他为拉美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此外，他还被称为世界“最穷总统”，不过他拒绝接受这一称号。他曾经表示，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感到满意，“我不穷，说我穷的人才是真穷”。他说，真正贫穷的是那些工作唯一目的就是维持奢侈生活的人，他们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穆希卡还在联合国大会上批评过消费主义。

穆希卡2015年离任后，继续在参议院任职。2018年，他拒绝领取政府颁发的退休金。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85岁的穆希卡宣布因年龄和疾病退出政坛。穆希卡在参议院告别时说：“赢得生活并非是要取得胜利，而是在跌倒后站起来重新开始。”他希望在自己人生的最后阶段享受生活。

穆希卡离世后，拉美很多国家领导人都对他表示哀悼。墨西哥总统辛鲍姆称他是“拉丁美洲乃至全世界的榜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穆希卡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为推动中乌关系发展和互利友好合作作出积极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在穆希卡之后的3任乌拉圭总统都与穆希卡有一定关系。2015年到2020年担任总统的是穆希卡的前任巴斯克斯，2020年至2025年担任总统的拉卡列·波乌是曾经败给穆希卡的拉卡列之子，2025年3月上任的总统奥尔西则被视为穆希卡的“得意门生”。

据乌拉圭媒体报道，57岁的奥尔西出生于农民家庭，担任过历史老师，后来加入穆希卡创建的人民参与运动党。奥尔西竞选总统过程中得到穆希卡的大力支持，后者称赞他“优秀”。看到自己的事业后继有人，穆希卡应该会感到欣慰。



阿拉木图：科克托别山掠影

科克托别山是可俯瞰阿拉木图市全景的最佳地点之一，也是集观光休闲餐饮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著名景点。科克托别电视塔坐落于此。“科克托别”为哈萨克语，意为“绿色的山包”。

这是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拍摄的科克托别山和科克托别电视塔（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李任滋 摄



“青铜之光——古蜀文明特展”
在雅典举行



王晋

近日，土耳其最重要的库尔德政治力量——库尔德工人党宣布解散。这不仅意味着土耳其库尔德人斗争的历史轨迹进入新的阶段，也意味着土耳其和中东政治历史出现了新的历史时刻。

多重因素促解散

库尔德工人党解散是多重原因导致的。首先，在库尔德工人的政治思想中，存在同土耳其政府缓和的相关内容。20世纪70年代后，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工人党迅速崛起，不仅成为国内库尔德政治和社会权利的重要代言人，也吸引了大量对土耳其和中东政治不满的左翼人士支持。

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厄贾兰多次强调，该组织的奋斗目标在于实现库尔德人的政治和社会文化权利，而非谋求独立。在1999年被土耳其关押之后，厄贾兰还多次提出，希望能够组建国家联邦，实现族群关系之间的和解。在此背景下，库尔德工人的解散，符合厄贾兰对于库尔德工人党所承担“历史使命”的认知和政治话语。

阅读提示

近日，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宣布解散，该党与土耳其政府持续近半个世纪的武装冲突告一段落。政治和解诉求、土政府围剿压力与库尔德合法参政路径等多重因素促成了库尔德工人党解散。虽然此举有望改善土耳其和中东地区形势，但未来库尔德问题和土耳其国内形势并非一片坦途。

其次，当前土耳其国内的政治和安全形势，压缩了库尔德工人党活动的空间。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库尔德工人党在土耳其南部发动了大规模军事行动，严重扰乱了土耳其的稳定和国家安全。在这一过程中，在土耳其南部的很多区域，形成了由库尔德工人党实际控制的地区。

但是随着土耳其加大对库尔德工人党的围剿，尤其在2000年后，土耳其逐步加大了在南部地区军事行动的力度，库尔德工人党已经难以在土耳其境内组织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在此背景下，库尔德工人党不得不考虑调整斗争战略，转而谋求更加务实的对外策略。

最后，由于近些年库尔德政治力量快速发展，以库尔德人民民主党为代表的政治党派逐渐崛起为土耳其国内重要的政治力量。库尔德人可以通过单纯的武装斗争实现民族独立的愿景日益艰难。在未来，以政治参与为代表的途径可能逐渐成为重要的利益实现路径。

其次，库尔德工人党自我解散，并非意味着未来的库尔德问题和土耳其国内形势一片坦途。

首先，库尔德工人党解散并不意味着库尔德问题的结束。库尔德问题是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土耳其等国家库尔德人群体的政治和社会权利问题，既涉及多个国家，又涉及库尔德人的自我认知。未来库尔德问题可能会出现重要变化。

库尔德问题难题终结

库尔德工人党自我解散，并非意味着未来的库尔德问题和土耳其国内形势一片坦途。

首先，库尔德工人党解散并不意味着库尔德问题的结束。库尔德问题是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土耳其等国家库尔德人群体的政治和社会权利问题，既涉及多个国家，又涉及库尔德人的自我认知。未来库尔德问题可能会出现重要变化。

其次，解散并不一定会得到组织内部所有人员的遵守。当前库尔德工人党宣布的解散，是依据2025年2月最高领导人厄贾兰提出的倡议，以及近日库尔德工人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做出的，更多的是代表库尔德工人党中高层的意愿，它是否能够被顺利贯彻执行以及被所有库尔德工人党成员遵守，仍然有待观察。

最后，土耳其政府未必会遵守有关协定。从土耳其官方的表态看，其既有对库尔德工人党解散决议的支持和欢迎，也存在一些怀疑态度。土耳其官方的后续态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库尔德工人党能否成功解散。

（作者是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解散影响深远

作为曾经深刻影响库尔德人、土耳其和中东政治的重要组织，库尔德工人党解散势必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G 管窥天下